

名家随笔



## 话说尧馍馍

乔忠延

说起面食，人人都说山西好。遍尝山西面食，个个都夸尧馍馍好。

尧馍馍，古代是尧都平阳的馍馍，如今是山西临汾的名吃食、老字号。

老字号，老得很，老到了帝尧钦定历法节气、促进大地丰产的岁月，陶寺遗址出土的“甗”就是实证。甗是陶制的，底部有小孔，近似后来的笄子，放在甗上就能蒸馍馍。没有甗以前，先民只能用鬲煮菜、煲汤、熬粥。面食，顶大就是煮点揪扯下的面疙瘩。有了甗，把发酵好的面团一团，蒸着吃，有嚼头，还耐饱，这便是最早的馍馍。叫作尧馍馍，自然是为了铭记先民饱腹足食的历史。

我童年时常听大人说，稀的不如稠的好，稠的不如馍耐饱。农家过日子节俭，冬季消闲喝稀的，春天播种吃稠的，只有到了夏季抢收抢种才舍得吃馍馍。无疑，尧馍馍是家乡最耐饱、最可口的美食。乡亲们说：“啜一个，还想啜一个，美咂啦！”教书先生则把“美咂啦”解释为“清香、甜淡”。清香，是蒸熟馍馍一掀笼盖，热气飘到哪里就香到哪里。冬天捂着门幔，香气盈屋。夏天香气穿过竹帘飘散，左邻右舍都能分享这美味。甜淡，则是吃尧

馍馍的感觉，牙齿一咬，舌尖一触，淡淡的甜味瞬间像电流一样闪射到了全身。这甜味不似牡丹花那般娇艳浓烈，犹如山野兰花一般幽雅芬芳。这清香、甜淡的味道，颇与农人耕读传家的身份相符，朴实无华，质地纯美。

尧馍馍香绕口舌，滋养身心，虽不金贵，却也珍贵。珍贵在乡村人家别出心裁，把自个儿的愿望祈盼拿捏进了千姿百态的馍馍中。常见的是馒头，样貌酷似乳头。吃着馒头，会想到哺乳自个儿的娘亲。对男人来说，娶下媳妇不忘娘；对女人来说，八十的婆婆也想着回娘家。孝心、孝道，不言自明。与馒头媲美的是卷子，底下方方正正，上面弧形圆润。圆润、方正暗含着做人的规矩，矩以立身，规以行事，不因矩而废规，不为规而逾矩，忠厚传家久，美德继世长呀！

每逢节日、婚庆、寿诞，亲朋好友礼尚往来，最好的礼品也是尧馍馍。晚辈敬长辈的馍馍是寿糕，面片裹红枣，一层一层叠压得很高，祝福高寿。长辈送晚辈孩童的馍馍更用心，男孩是蛇娃馍，圆馒头上盘着一条象征龙的蛇，意在望子成龙；女孩是刺鱼馍，告诫她要像鱼一样温顺，可不能没有丝毫戒备，要长点刺防身……

民以食为天，尧馍馍能美味饱腹，还能饱享陶冶身心的美德。

如此传承，延续千年。家家都吃尧馍馍，户户都蒸尧馍馍。你蒸他蒸，能人巧手脱颖而出，干脆专门蒸礼品馍馍，凭借手艺办馍铺，开门店。尧馍馍早就成为晋南人居家生活喜欢吃的美食、走亲访友喜欢带的礼品，年深日久还形成了长盛不衰的老字号。

进入新时代，发展速度在加快，社会分工在细化。专卖门店不再只卖礼品馍，也卖家家见天吃的馍。是呀，蒸馍要发面、揉面、擀面、塑形、上笼、蒸熟，实在费时耗力，干脆去买。于是，销售热浪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，不，是千户万户争相买，以至外卖也流行开来。

尧馍馍赶上了好时代，热卖空前，商家却不陶醉于热卖，而是贴着民众需求去拓展。烤馍养胃，烤馍不添加防腐剂即可保鲜，一起激活，与蒸馍比翼齐飞，种类多了；全麦馍、杂粮馍，营养丰富，新品开发，花色多了。时令虽不能四季如春，尧馍馍却可以天天繁花似锦。

尧馍馍，平民百姓喜欢的养生馍、祝福馍、幸福馍。

来晋城工作两年了，一直住在离单位很近的一个单元房里。虽是一个临时客栈，我却把它当成自己长居的家。每周，我会为这个临时客栈来一次小扫除。遇到放假，我会为它来一次大扫除。元旦放假三日，正赶上下雪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待在家里。三日，足够长，长到我可以做一批梦，回溯半生长途。三日也足够短，短到我打扫不完三室一厅。劳动使人快乐，这话只有将自己与劳动这件事合而为一的时候，才能真正体会到。

不外乎，拭灰，拖地，整理衣橱，浇花培土，收拾犄角旮旯。就在这琐碎之中，顿然生出无限的快乐。在许多人的评判体系里，成大事创大业为人生的主打科目。纵然一个人没有能够成大事创大业，也一生向往着成大事创大业。而居家琐事从来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区小事，无足挂齿。

殊不知，真正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细小事组合而成。如果一个人能沉入到这些小事中，用心体会那些布满时间的点点滴滴的快乐，或许才叫不白活一回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整日忙大事的人，可能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自己的生活，更准确一点讲，是从没有进入过自己内心那不为人知的瞬间中不为什么、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喜悦。大多数的人从来都是本着为什么而活、为什么而幸福、为什么而去奔波拼命。恰恰是这种带着明确目的的人生不是真实的人生。真实的人生一定是一种不为什么的人生，像一滴水没入水中，像一粒沙沉入沙中，像一朵花融入春天，像一片叶献出秋色。

## 日出微尘

柏川

阳光无处不在，又无处不在。满屋的花草不为我而绿，却让我如沐春光。在打开关闭了很久的窗户之后，我发现，外面的雪早已融化。我们从来都是这样的执拗，拒绝成为一粒沙子，拒绝成为短暂易化的雪，拒绝成为渺小的存在。我忽而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位诗人的诗：“我要把细小的事物举过头顶/苍茫的人世啊/只有细小的事物才是我的宝贝/我要把它们举过头顶……啊，这么多细小的/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组成在一起/竟然撑起了一片天空。”

这么多细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，组成在一起，竟然撑起了浩大的人间。而每个人都应该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之一。如果有人还在自以为活成了一座山，那他一定不是山。山是由无数土石堆积而成的，没有土石无以成山。如果我以为我活成了与众不同的人，那我一定并非与众不同，那不过是徒劳的孤芳自赏。在追求高于自己的文化语境里，个体之光常被遮盖。其实，我们皆如草叶，在大地的春天里，有自己的绿色。我们皆如日出，在宇宙的绚烂星河中，有自己的光芒。我们不是他者之影，却会在无数的影中，暗淡了自己。

此刻，我坐在这整洁的厅堂里，感受这瞬息之光穿身而过。我知道，这一刻就是我，这一刻，就是我的全部人生，这一刻就是一切，就是永远。

## 打开窗户 世界好亮

刘补明

就是整个房子的眼睛，只要那眼睛一忽闪，整个房子就有了生机和灵性。所以买房子的时候，特别在意那窗户是怎么个开法，又是怎样的朝向。

不喜欢在窗户上罩上纱帘，那样过于朦胧；也不喜欢在玻璃上贴些边角零碎，那样碍于方正。就喜欢那无比通透的感觉，只要打开窗户，就能一览无余，和整个清澈敞亮的世界撞个满怀。

自古道：“打开天窗说亮话。”起床，下地，开窗，是三步曲，也是全新一天里第一桩紧要的事。总觉得，打开窗户，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起了床，才算是告别了长夜，开启了新的一天。是的，当你激情满怀地打开窗户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打理好了所有的心绪，做好了出发前的种种筹划和准备。打开窗户，就是在迎接太阳，纵然也有狂风骤雨的挑战。阳光灿烂，终究是万物气象的主旋律。

窗口看世界，并非今人新举，古人亦然。杜甫有诗曰：“窗含西

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李商隐也有诗曰：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诗人通过那一双慧眼，识遍了市井的嘈杂、人情的冷暖和历史的沧桑，读者也通过那一扇扇诗窗，窥见了诗人内心的充盈和胸襟的坦荡。

窗作为中介，显然是固定静止的，但内外的错综纷扰、暗流涌动，一刻也不曾停止。

许多爱好是可迁移和扩大的。水中乘舟，地面坐车，空中飞翔，无端地会临窗而坐，哪怕只是眺一眺山峦，望一望河流，也会清爽无比。

话题又回到老本行，教育的功用也是在开启一扇窗。打开心窗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。有时是拂晓前的一缕阳光，有时是落日后的一片彩霞，抑或是深夜里的一场细雨。温柔地靠近，缓缓地抵达。抚平内心的褶皱，聆听灵魂的轻语。不急于求成，不鲁莽行事。

打开窗户，世界好亮。



起床后的第一要务便是拉开窗帘，打开窗户，这是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。

小时候住的是窑洞，窑洞联通大千世界的是方子格窗棂，上面糊的是麻纸，唯一能打开的窗户就是天窗。我的父亲一下炕，便用那丫字形的“顶门棍”，拨开天窗。一股清风扑面而来，一阵鸟鸣充盈耳畔，一缕晨曦翻山越岭直扑小屋，将一片金银挥洒在炕头或者地上。这时候，你若贪恋蒙头睡那点回笼觉，你便辜负了美好的韶光。特别是春天，那阳光起得分外早，白昼与长夜似乎仅隔着一扇天窗。只要打开天窗，那挡不住的绚烂，便如火如荼，不期而至。

后来，住进了楼房，窗户演变成了落地窗，越开越敞亮。窗户

